

聆听村庄的声音

□李根萍

寄居都市多年,要问我心目中最动听的声音是什么,总会不假思索地回答:村庄的声音。

村庄名叫夏家源,四面群山环抱,每天清晨的声音从第一声鸡打鸣开始。黑暗已是筋疲力尽,黎明将要破晓之时,我家的公鸡,菜园旁叔叔家的,抑或是对门四伯家的,还有更远的公鸡们,定会准时扯开嗓子:喔喔喔——声音此起彼伏,谁也不甘落后。公鸡是村里的起床号,村里下地干活的人,总是这时会窸窸窣窣摸黑起床了。天亮后,主人会打鸡笼,公鸡便急不可待地冲在母鸡的前面,扑棱棱,抖抖精神,跳上灰堆,飞上柴垛,或是对着东面刚升起的朝阳,再次引领长鸣,声音高亢而清脆,在村庄上空久久缭绕回荡,一点不亚于军营

悠扬的号声。一鸡高吼,群鸡唱和。这时整个村庄全醒了,田野醒了,池塘醒了,鸟儿醒了,一切生灵皆醒了……

睡在屋檐下的黄狗早被鸟儿吵醒了,趴在窝里微眯着双眼,后来实在赖不下去了,极不情愿地拉长身子起来了,先伸个懒腰,然后歪着头对着树上的麻雀气愤地“汪汪”吼叫两声。勤快的水牛终于等来主人开门,急吼吼地冲出牛栏,“哞哞”叫几声,似是谢谢主人,继而左右甩着尾巴,兴冲冲来到了田埂上,滋滋有味地啃着油亮的青草,一群吸血的虫子在它四周嗡嗡叫着,等待下口的机会。圈里的猪们不甘寂寞,早早醒来不停地在狭小的空间来回走动,嘴里哼唧唧地叫唤,声音低沉而浑厚。羊圈里的羊也睡眼惺忪地加入村庄大合唱的队列,边走边吃,不时咩咩叫着……

村里的男主人起床了,啪嗒一声,点着了当天的第一支烟,边抽边挑着水桶来到井边,顿时井里响起水桶打水声。女主人打理完牲口后就迈进了厨房,往锅里添水的哗哗声,择菜、洗菜、淘米,铲与锅、碗与盆碰撞,碰撞出了质感的韵律。“狗蛋”、“大宝”、“何丫头”……间或传出女主人催儿女起床的吆喝声。不一会,农舍前的大树下书声朗朗,热闹开了。

村庄年复一年,日复一日,没有乐队,没有指挥,没有固定统一舞台,这些听上去杂乱无章的声音,甚至有点土掉渣,更摆不上台面,却是乡亲们最为熟悉最为亲切最为原汁原味的声音,她以其特有的节拍把率真和天性演绎得淋漓尽致。

村庄的声音有时很微妙,她像个害羞的少女,你想听时她没了,躲起来了;你不想听

时,她像个大大咧咧的少妇,不请自来,让你听个够。路边小草长根须的声音,菜地种子破土而出的声音,塘边柳树抽芽染绿的声音,山上杨树飞絮的声音,似有似无,若隐若现。绿油油的田野,稻穗拔节,谷子灌浆,风吹叶动,金黄的稻浪翻滚,一个尾音连接着一个尾音,对唱回应着对唱。这些声音,需要静心去听,用心去辨,方才领悟到村庄声音的真谛,感受声音带来的愉悦。

村庄存录我来到人间的第一声啼哭,留存我十八年的喜怒哀乐,是我知根知底的兄弟,是我毫无隐私保留的朋友。这村庄的声音啊,常常撩拨出我浓浓的乡愁,让我每天夜里都在梦中走进她,沉醉其美妙天籁里,因为我无论走多远,无论离开多久,我从未离开过村庄,离不开过村庄的声音。

微观

戏剧

几点

世界女排大奖赛在南京奥体中心举办,在半决赛决出胜负之前就和朋友下手买了决赛票,结果中国队没能杀进决赛,甚至无缘第三名。既来之则安之,那晚倒是轻松地看了一场巴西对战意大利女排的精彩比赛。其实,意大利队的水平在巴西之上,前四局打平,但是决胜局巴西打飞了,完全放飞自我,于是赢了对手,赢了自己。从她们赛后的欢呼,能感受到巴西人的南美风情。回顾最近的赛程,小组赛第一场中国队先3:0打掉巴西,第二场又拼老命赢了荷兰,从而把巴西队送进了半决赛,结果中国队无缘决赛,这支被中国队从生死边缘救了的巴西女排赢得了冠军……巴西此番在南京的旅程,很像一年前奥运会中国在里约所经历的,太戏剧了。人生也是这般。不会总如你所愿,但又似乎总有真理可循。

挤时间

云梅

必要的工作、家务、带娃之外,很多生活是挤出来的。洗衣机滚筒转动时,坐沙发上读书;安置好儿子,晚上加完班,八点钟挤时间看场电影;吃完午饭洗刷完毕,挤时间准备好办公室的简单晚餐;下班回去准备好儿子晚餐,挤时间瑜伽舞蹈;挤时间看爸妈、沙龙,听讲座、旅游、发呆。挤时间挺累,但生活就是由这些挤出来的时间编织得尽可能的五彩斑斓。高晓松说:去做你喜欢的事情,不要追问意义。一半同意,但是如果能达到实现一点小小意义的高度岂不是更好?时间有限,对每个人都公平,有时候会抱怨,哎呀,我比别人在某方面少了好多时间。其实,一切都是你自己的选择,自己的意愿,怨不得自己,也别羡慕别人。挤时间,你把时间花在哪里,你的收获就在哪里,你的心里清清楚楚,别人眼里明明白白。

逆行

马海霞

前几天晨练,我遇到了以前的同事小王。她也围着公园转圈儿健走。我留意小王几次了,她每次锻炼都特立独行。那些在公园转圈儿健走的人都按顺时针朝着一个方向走,唯独小王一个人逆时针转圈儿。

十五年前的夏天,下关老院子拆迁,我在临行前还特意把空荡荡的燕窝取下来,另悬别处,又恐春来的燕子找不回家,也只能作罢。一连过了十五年,新家的屋檐下也纷纷来了新的燕子,终究不知是不是旧宅的燕子了。前些时日长房的大婆西归,老一辈越发稀少了,垂泪之下,我一辈的弟兄姐妹或因生活或因学业分散,相聚难得。如今,偶尔再路过老宅,望着檐下的空燕窝,里面的燕儿不知分飞何处,不过大概它们明年还会回来吧?

此言甚是。

青石街来稿邮箱
xinfukan2@126.com



润之洲 黑白木刻 严海军

早安打卡

□田田

我和陈姐是十多年的好朋友了。她因为工作问题,常常在外地,我们见面的机会变少。

当我在年前的周一上午,第一次收到这样的微信——“早上好”加上一个笑脸,只觉得有点受宠若惊,毕竟这个直来直去的陈姐,从来不在乎什么“仪式感”。于是,我也就乐呵呵地顺手回复了一个“早啊”。第二天的早晨七点,我再一次收到这样的早安信息,依然以同样的形式向她问好,一如昨日,当天她再无回复。每天学习、工作上的事情总是忙完了一阵,又可以直面忙一阵了,大脑老在高负荷运转的过程中,不知不觉就把陈姐这奇怪的问候给忘了。不知她是不是也是同样的原因,当天总是没有回复。当我第三天再次收到同样的早安问候时,我估摸着陈姐这么做,最有可能的是做好客户关系管理,天天刷个存在感——定时群发早安问候。

在连续三周的观察中,我的推测基本得以实证:周一至

周五早安问候在7点准时出现,而在周六、周日,即使我习惯性地等待,也不会出现熟悉的问候。我曾为我推测的正确而沾沾自喜,也为陈姐这种简单粗暴的关系维护方式感到惋惜。

当我再一次见到陈姐时,已经是“早安打卡”持续了八个月之后,也是“早安打卡”突然消失的一周后。她回家了,我也终于见到了我久未谋面的朋友。我不知道陈姐工作到底有多忙,但是我知道她一定很拼,听说她住院了。出院后,她还是那么自信和安然。

此时正巧夕阳西下,“要是我像你一样,能够坚持天天锻炼打卡,身体一直棒棒的就好了,你把健康当成了一个事业!”“哈哈,陈姐你别说笑了,你不也是天天在打卡么……”陈姐好像明白了我指的是什么,回过头对我微微一笑,说道:“听你说过,一件事至少坚持21天就会养成习惯。我不想让每天向你问早成为习惯,就隔个休息日。因为你是我惦记的朋友,是一种牵挂、一种想念,而不是习惯!”

缓缓道再见

□一念思量

记得去年的这个时候,我坐在一家奶茶店里,顺手写了张便利贴,愿八月好。再去时店却已搬走了,连同我的笔迹,及那模糊不清的八月。

而今日,则值得我熬一整夜,如此长篇累牍地记下。

真正的分离应是悄无声息的,这句话我深以为然。因为早知道结局,以致道再见时语气都平静得不够真诚。说感情是快消品,其实是不尊重的,它实际上是奢侈品,有的人从不曾拥有,有的人紧握在手上才发现自己无力负担。放手的时候,一方说着对不起,一方只好揉揉捏疼的手,拼命回应没关系,似是眼里带着满不在意。

“吾本来兹土,传法救迷情。一花开五叶,结果自然成。”这几句禅语第一次出现在2014年最后的长邮里,为了告诫我凡事要顺其自然,即所谓缘分天定。彼时,天大的悲痛欲绝,至此信之后,也落地成空。

燕巢里的记忆

□马陈城

幼时我的周末是在外祖父的大院子里度过的。屋檐下,自打我记事起便有燕窝,每逢春夏,会有燕子衔着枯草与泥土修补旧宅,修葺之后用不了多久,燕窝里时不时会挤出四五个小脑袋,见人抬头望它们,也不羞也不急,反倒敞开嫩黄的小嘴朝人们乞食。家中没有一个人会去伤害燕子,再年幼、再调皮到上房揭瓦的表哥总能克制住好奇心,忍住不去摸一摸小燕子,生怕沾了人味,母燕子不认它们。就连老燕子本身对人也没有什么隔阂,它们南来北往也就是为了捕捉那些飞虫混一口饱饭,它们也会在闲暇之余把脑袋探出燕窝,瞅着底下来往往的人。过不上多久,小燕子便

熟,双方再无瓜葛。这封长邮,我保存至今,阅读已不下百遍,今后还将陪我走过多少次的“顺其自然”,便不得而知了。

无独有偶,在没有退路的情况下,我以一场更为盛大的离开,去冲淡蠢蠢欲动的无意义的情绪。诚然,从热爱到决定离开,经历的也是一个自然结果的过程。我曾所在的团队,依然是一个好的团队,细细看时,其间仍荡漾着无数个不眠的加班夜,无数次暴风雨和烈日下的鏖战和活动后终于放松的笑容。

一晚上的时间收到很多私信,然而重复解释是无力的。既然年轻需要风雨兼程,不如放自己到更大的空间寻找生命的可能性。

就从这个崭新的八月开始,放下苦苦熬着的渺茫的希望,学会告别,并且知晓眼泪毫无作用。

世界辽阔,岁月漫长,就让你我匆匆擦肩,缓缓道再见。

能在堂前飞来飞去了,以至于一出门就有燕子低低掠过,在风中荡漾起一丝涟漪。年复一年,也不知来者是去年的旧客,还是旧客的子孙,倒也从未间断过,春来夏末而归,走的时候只留下一个空燕窝。

十五年前的夏天,下关老院子拆迁,我在临行前还特意把空荡荡的燕窝取下来,另悬别处,又恐春来的燕子找不回家,也只能作罢。一连过了十五年,新家的屋檐下也纷纷来了新的燕子,终究不知是不是旧宅的燕子了。前些时日长房的大婆西归,老一辈越发稀少了,垂泪之下,我一辈的弟兄姐妹或因生活或因学业分散,相聚难得。如今,偶尔再路过老宅,望着檐下的空燕窝,里面的燕儿不知分飞何处,不过大概它们明年还会回来吧?

现代快报网 www.xdkb.net 24小时读者热线 96060 E-mail xdkb@kuaibao.net